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日瓦戈医生

[苏] 鲍·帕斯捷尔纳克 著

蓝英年 谷羽 译

喧嚣平息。我登上舞台。
用身体轻轻倚着门框，
我的时代将发生什么，
我捕捉遥远音波的余响。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日瓦戈医生

[苏] 鲍·帕斯捷尔纳克 著

蓝英年 谷羽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瓦戈医生 / (苏) 鲍·帕斯捷尔纳克著; 蓝英年, 谷羽译

.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302-1467-1

I. ①日… II. ①帕… ②蓝…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1371 号

选题策划 章德宁

责任编辑 王倩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责任印制 李远林 管超

日瓦戈医生

RIWAGE YISHENG

[苏] 鲍·帕斯捷尔纳克 著 蓝英年 谷羽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0
字 数 474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02-1467-1
定 价 4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Contents

- 上卷 -

Chapter 01. 五点钟的快车

3

Chapter 02.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孩

21

Chapter 03.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65

Chapter 04. 无法避免的事已臻成熟

94

Chapter 05. 告别旧时代

132

Chapter 06. 重返莫斯科

168

Chapter 07. 旅途

213

~ 下卷 ~

Chapter 08. 抵达

263

Chapter 09. 瓦雷金诺

290

Chapter 10. 在大路上

324

Chapter 11. 林中战士

348

Chapter 12. 浸糖的花楸果

373

Chapter 13. 带雕像房子的对面

399

Chapter 14. 重返瓦雷金诺

445

Chapter 15. 结局

496

Chapter 16. 尾声

537

Chapter 17. 日瓦戈的诗

553

《日瓦戈医生》繁体字版译后记

617

上 卷

Chapter 01

五点钟的快车

~1~

送葬人群一路唱着《安魂曲》向前走去。一旦人群停顿，仿佛脚步、马蹄和清风仍然在继续唱《安魂曲》。

行人给送殡的队伍让路，数他们的花圈，并在一旁画十字。好奇的人挤进队伍，问道：“谁下葬？”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日瓦戈。”“原来如此。那就明白了。”“不是老爷，是太太。”“还不一样。愿她早升天堂。丧礼的排场可真够大的。”

送葬队伍最后闪现一下，便消失在前方。只听见“主的土地、宇宙和宇宙中的所有生灵”的歌声。神父一面画十字一面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身上撒土。大家唱起《虔诚的灵魂》。接下来就非常忙碌了。盖上棺盖，用钉子钉死，放入墓穴。四把铁锹飞快地把黄土撒向墓穴，泥土落地的声音犹如稀稀拉拉的雨点落在地上。转瞬间一座新坟拱起。一个十岁的男孩子爬上坟头。

送葬的人群纷纷散去，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麻木的感觉。这时爬上母亲坟头的小男孩有话要说。

他仰起头，目光迷茫，从坟头向空旷的秋天原野和修道院的圆顶

眺望。他长着翘鼻子的脸变形了。脖子伸长了。狼仔像他这样，马上就要嚎叫了。男孩双手捂住脸，放声大哭。迎面飘来的云朵把冰冷的雨点洒在他的手上和脸上。一个身穿皱褶紧袖黑教袍的人走到坟前。这人是死者的兄弟，痛哭的男孩的舅舅——还俗神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他走到男孩跟前，把他领走。

~2~

他们在修道院禅房过夜，是舅舅熟人提供的。这天是圣母节前夕。次日男孩和舅舅将一起到遥远的南方，伏尔加河流域的一座省城去。尼古拉神父在当地一家发行进步报纸的出版社工作。火车票已买好，打好的行李放在禅房里。风把临近火车站的火车头如泣如诉的呜咽传到他们耳朵里。

傍晚气温骤降。两扇落地窗开向栽种洋槐的破旧菜园的一角，对着结冰的水洼，对着刚刚埋葬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坟墓的一端。菜园已荒芜，只剩下几畦上冻的白菜。寒风吹来，树叶落光的洋槐仿佛着魔似的来回摇曳，向路旁倒去。

夜里尤拉被敲窗声惊醒。昏暗的禅房射入一道晃动的白光，白光不停地跳跃。尤拉穿着衬衣跑到窗前，把脸紧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既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墓地和菜园。院子里暴风雪肆虐，雪花飞舞。可以想象，暴风雪发现了尤拉，有意显示自己的威力，享受对他震慑的快乐。暴风雪呼啸着，竭尽所能吸引尤拉的注意力。大雪宛如棉被，一张接一张落在地上，仿佛尸衣包裹大地。世间只有暴风雪，没有与它抗衡的力量了。

尤拉爬下窗台，想马上穿衣服，跑到街上去做点什么事。他担心大雪将覆盖修道院的白菜，无法挖出来，就像田野中大雪覆盖了妈妈，妈妈无力挣扎，越陷越深，离他也越来越远。

他又哭起来。舅舅醒了，对他谈起基督，安慰他，接着打了几个哈欠，走到窗前，陷入沉思。他们开始穿衣服。天亮了。

~3~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已遗弃他们，独自在西伯利亚和国外城市浪荡，把他们的万贯家财挥霍一空。人们通常对尤拉说，父亲时而在彼得堡，时而在某地集市上，最常去的是伊尔比特集市。

后来，诊断出常年患病的母亲患的是肺癆。她经常到法国南方和意大利北部疗养，尤拉陪她去过两次。照看尤拉的人不断更换，他的童年是在动荡和猜疑中度过的。他已习惯仆人们的更换，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并没有父亲并不让他感到奇怪。

小男孩还赶上形形色色的事物以他姓氏命名的辉煌时代。如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商号、日瓦戈别针打领带法，甚至有一种酒心甜饼叫日瓦戈甜饼。有个时期，在莫斯科只要对马车夫喊一声“上日瓦戈府”同对马车夫喊“送我到最远的地方去”一样，马车夫就会把您拉到最远的地方。静谧的花园把您包围起来。乌鸦落在低垂的松枝上，把寒霜从松枝上抖落下来。乌鸦的咯咯声传向四方，像树枝断裂声一样响亮。林间通道后面新居民村的几条纯种狗穿过大路。那里亮起灯火。夜幕降临了。

突然间，一切都化为缕缕青烟。他们家道败落了。

~4~

一九〇三年夏天，尤拉和舅舅乘坐四轮马车奔驰在通往杜布良卡的原野上。杜布良卡是丝绸工场主兼艺术保护人科洛格里沃夫的领地，舅舅去找住在他领地的教育家兼科普读物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波伊尼科夫。

正值喀山圣母节，繁忙的收获季节。由于午间休息或节日期间，麦田里竟没有一个人影。在太阳的暴晒下，尚未收割的作物像犯人脑后未被剃掉的一撮头发。一群鸟儿在田野上盘旋飞起。没有一丝风，小麦垂下麦穗，路边麦秆挺立的麦垛，看久了会被当成一个个活动的人，就像在地边测量土地的土地测量员。

“这是谁家的麦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坐在赶车人座位上的帕维尔问道。帕维尔是出版社的勤杂工兼门卫，弓着背，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表明他不是驭手，赶车不是他的本行。“地主家的还是农民家的？”

“这片地是老爷家的。”帕维尔回答道，吸了一口烟。半晌他用鞭梢指向另一边，“那边是农民家的。驾！怎么睡着了？”他不时对马吆喝，对马尾和马臀瞄一眼，就像火车司机不时看压力表一样。

世界上拉车的马都一样，驾辕的天性厚道不偷懒，可拉偏套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懒家伙，就知道像天鹅那样扬起脖子，伴随着行走时挂在身上的响铃发出的丁零声，走起舞步来。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来给沃斯科波伊尼科夫送他写的关于土

地问题的书的清样的，因为加强了检查制度，出版社请他修改。

“县里的老百姓为非作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在潘科夫区杀死一名商人，把自治局的养马场烧了。你对这些事怎么看？村里怎么说？”

帕维尔把问题看得比前来抑制沃斯科波伊尼科夫农业改革热情的书报检察官更悲观。

“村里怎么说？把老百姓放纵坏了，宠坏了。怎么对待他们？要是给农民自由，他们就会互相掐死。驾，又睡着了？”

这是舅舅第二次带外甥到杜布良卡。尤拉想，他记得道路，田野越走越宽，前后环绕着树林，像镶嵌了一道碧绿的花边。尤拉觉得他知道向右拐，隐藏着科洛格里沃夫的庄园，还有远处闪光的河水和河水对面的铁路，马上就要出现。但他还是猜错了。田野接连田野。树林紧靠树林。大自然显示出它的鬼斧神工，不禁令人神往。

后来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扬名的那些书现在还一本也没写出来。但他的思想已臻成熟。他还不知道，他的时代已经临近。

这个人必将跻身于当代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并将崭露头角。他思索的是他们考虑的所有问题，但除术语外，他同他们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们一起死抱着教条，满足于一知半解，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当过神父，信奉过托尔斯泰主义，经历过革命，并不停地探索。他渴望人们能感受到一种坚实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勾勒出在自己发展过程中迥乎不同的轨迹，把世上某些事物变得好一点。这种思想连儿童和无知的人都能看懂，有如闪电或滚雷。他渴求新知。

尤拉与舅舅相处得很好。舅舅像妈妈。他和妈妈一样，是个不受拘束的人，对任何陌生的事物不抱成见。同她一样，具有对所有人一

视同仁的高尚情怀。他也同她一样，立即领悟所有的道理，并把最初的想法说出来，只要这些想法符合实际便不再改变。

尤拉很高兴舅舅带他到杜布良卡庄园去。那里风景优美，而优美如画的地方往往使他想起妈妈。妈妈热爱大自然，经常带尤拉散步。尤拉也乐意见到中学生尼卡·杜多罗夫，他也住在沃斯科波伊尼科夫庄园。中学生大概看不起他，因为比他大两岁，见面问好的时候，使劲往下拉手，拉得低下头，头发散落在前额上，遮住半边脸。

~5~

“赤贫问题的关键在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边读边修改手稿。

“我觉得‘问题’应该改为‘实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边说边在校样上修改。

他们坐在四面安装玻璃的昏暗的阳台上修改文稿。光线可以分辨堆放在这里的喷水壶和园艺工具。破椅子背上搭着雨衣，阳台角落摆着一双沾满干泥巴的高筒雨靴，靴筒歪倒在地上。

“同时，死亡率和出生率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往下读手稿。

“应该加上‘年度统计’。”伊万·伊万诺维奇说，并用笔记下来。

阳台上有了风，校样上压了块石头，免得页码被风吹乱。

校完清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急着回家。

“要下大雨了，该走了。”

“您别想走，我不放您走，咱们马上喝茶。”

“天黑前我得赶回城里去。”

“不管您怎么说我都不放您走。”

从花园里刮来烧茶炊的焦煤味，冲淡了弥漫在阳台上的烟草和芥菜花味。仆人们把酸奶、浆果和点心端进花园。又听说帕维尔到河里洗澡去了，并且把马也牵去了。

“咱们到陡坡的椅子上坐一会儿，等他们把桌子摆好。”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

伊万·伊万诺维奇依仗同富豪科洛格里沃夫的友好关系，在管家住的厢房里占用两个房间。这幢紧靠花圃的宅子位于花园的荒芜部分，有条通往大门的半圆形的林荫道。林荫道上杂草丛生，已无法通行，只运送泥土和建筑废料，倒入已经变成垃圾堆的山谷里。科洛格里沃夫是位思想先进的百万富翁，同情革命，现时他和夫人在国外。领地只住着他两个女儿娜佳和莉帕以及她们的女教师和几个仆人。

一道爬满绣球花的栅栏把管家的小花园与老爷的宅邸隔开，栅栏外面是湖水和草地。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绕过这片树丛，往前走，每走几步，便惊起树丛中的一群麻雀。绣球花丛中躲藏着无数麻雀。麻雀飞出来的声音，就像栅栏边水管流出的潺潺水声。

他们走过暖房、园丁的住所和不知何用的一堆碎石。他们谈起科学和文学的新生力量。

“经常遇到有才华的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现在很时兴组织小组或协会，各种聚会，庸才的庇护所，不论他们信仰索洛维约夫、康德还是马克思。只有同所有对真理热爱不够的人一刀两断的人才能寻求真理。世界上还有值得信仰的东西吗？这种东西太少

了。我觉得应当信仰永恒，这是多少有点强调生命的说法。应当保持对永恒的信仰，应当永远信仰耶稣。可您干吗皱眉头呢？可怜的人。您还是一点没听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含混地嗯了一声。他是个机灵的人，一头稀疏的淡发，一部吓人的胡子，很像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捋胡子，用嘴唇抵胡梢），“我当然无话可说。您知道，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同您完全不同。顺便问一句，您告诉我您是怎么还俗的？我早就想问了。也许胆怯了？也许被革除教门？是吗？”

“何必打岔呢？尽管同您说的差不多。革除教门？没有，现在不时革除教门了。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并且后来也受到影响。比如，很长时间不允许我担任公职，不允许我进入京城。这还是小事。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我说应当信仰耶稣。现在我解释一下。您不明白，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知道有没有神，神为什么存在，不过却要知道人不是活在自然界，而是活在历史中。今天人们理解的历史是耶稣创建的，福音书是它的论据。什么是历史？历史是许多世纪以来对死亡之谜以及未来克服死亡方法的继续探索。为此发现数学上的无穷大和电磁波，为此创造出交响乐。要按照这个方向前进就需要某种热情。这些发现需要精神武装。精神武装就包含在福音书中。下面就是它的精神。首先是爱他人，这是生命活力的最高形式。这种活力充满人心，要求释放，慷慨给予，所以这是构成现代人的主要成分，没有个人自由和为理想而牺牲的精神便不成其为现代人。请注意，这种看法至今仍是极其新颖的观点。从这种观点看，古人没有历史。那时只有天花留下麻斑的古罗马暴君的杀戮，他们并不怀疑奴役者都是蠢货。那里竖立着象征毫无生气时代的青铜柱和大理石柱。耶稣诞生后几代人才自由呼吸。他的后代人才开始生活，人不是死在街道的栅栏

旁边，而是死在历史长河中，死在为克服死亡而奋力工作的高潮中。像俗话说说的，我讲得口干舌燥，可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您讲的是玄学，老兄。医生禁止我谈论玄学，玄学妨碍胃消化。”

“去您的吧。我们不谈这些了。您真幸运！这里的景致太美了——永远欣赏不够！可你们住在这里竟然什么也感觉不到。”

望着河水眼花，流水在阳光下上下闪耀，像一会儿突起一会儿凹陷的铁皮。突然河面上卷起粼粼细浪。一艘载着马匹、大车、农夫和农妇的轮船从此岸驶向彼岸。

“才五点多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您瞧，从西兹兰开来的快车五点多钟经过这里。”

一列蓝黄相间的火车在平原上从右向左行驶，距离使火车显得很小。突然他们发现火车停住。白烟笼罩着火车头。很快传来令人不安的汽笛声。

“奇怪，”沃斯科波伊尼科夫说，“出了什么事？没有原因不会在沼泽地停车。准出事了。咱们回去喝茶吧。”

~6~

尼卡不在花园里也不在屋子里。尤拉猜想尼卡故意躲避他们，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没意思，跟尤拉玩不到一块儿。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到阳台上看清样去了，留下尤拉一个人。尤拉漫无目的围着住宅转。

这里景色迷人。时刻都能听到黄鹂婉转嘹亮的啼鸣，不时停顿，

好让它仿佛从笛子吹出的圆润声音浸透四周。花香似乎迷了路，凝滞在空中，被暑热一动不动地钉在花坛上。多像旅游胜地昂蒂贝和波尔季盖啊！尤拉不停地左转弯拐。他从草丛中仿佛听见妈妈的呼唤，原来是鸟雀有旋律的鸣叫声和蜜蜂的嗡嗡声。尤拉周身战栗，觉得他与母亲在互相召唤，母亲召唤他到某个地方去。

他走到一条山谷，开始往下爬。从覆盖山谷的稀疏、洁净的树林下到长满赤杨林的谷底。

这儿潮湿阴暗，到处是被风刮断的枯枝败叶。花儿很少，木贼树的枝节像《圣经》插图中雕饰着埃及图像的手杖。

尤拉不禁悲从中来。他想大哭一场。他跪下，眼泪泉水般地淌出。

“上帝啊，我神圣的保护人，”尤拉祈祷道，“请指引我走上正路，告诉妈妈我在这里一切都好，请她不必牵挂。如果妈妈死后有灵，上帝啊，你就把她领入天堂，像天体照耀圣徒那样照耀她。妈妈是真正的好人，不可能有罪恶，上帝啊，宽恕她吧，不要让她受折磨。亲爱的妈妈。”他撕心裂肺地召唤天上的她，仿佛她已经成为上帝的侍者。突然，他经受不住，昏倒在地上。

他失去知觉的时间不长，清醒过来听到舅舅在上面叫他。他答应了一声，往上面爬。他突然想起没有为失去音讯的父亲祈祷，像妈妈经常教导他的那样。

但他恢复知觉后心情非常好，不想失去这种轻松的心情。他觉得下一次为父亲祈祷没有什么大不了。

“让他等一等，忍耐一会儿，”他大概这样想。尤拉一点也记不起父亲的模样了。